

浙江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丛书

宋词与民俗

黄杰 著



商務印書館

浙江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丛书

宋词与民俗

黄杰 著

商务印书馆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词与民俗/黄杰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浙江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丛书)

ISBN 7-100-04508-8

I. 宋... II. 黄... III. ①宋词—文学研究②风俗
习惯—研究—中国 IV. ①I207.23②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801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宋 词 与 民 俗

黄 杰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4508-8 / I · 42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定价:22.00 元

序

吴 熊 和

宋词是我国民俗的重要文献之一。近年来,将宋词引入文化学、民俗学的视野,已日渐增多。黄杰同志的这本《宋词与民俗》,则是从民俗学的观点和角度,重新审视宋词价值的一部系统性著作。

词由于其本身特点,较之诗文更能适应民俗、容纳民俗和善于表现民俗。2万多首宋词中,与当时民俗直接间接有关的,占有很大比重。然而过去不论研究宋词或研究民俗,对这一点都缺少应有的关注。两宋词中涉及南北社会的大量民俗现象,未能予以重点开发和广泛运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已有所开展,宋词在文化学、民俗学上的价值,将会得到更多的认同。

民俗是约定俗成、世代积累、长久稳定的,往往超越历史阶段而存在。古老的民俗有些一直延续至今,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而不失其历史光泽。宋词中所展现的两宋民俗,并不是深埋于岩层之下的化石。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几乎随处可以发现它们的遗存。民俗总是与人民生活形影相随,结伴而行。后代的人们对于前代的民俗,也总是怀有兴趣,感到亲切和易于理解的。问题是要对延续至今的这些古代民俗给予现代诠释,除了追本溯源,还要证明其历久不衰、与时变易的内在原因。黄杰此书就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努力。

两宋历时三个多世纪。北宋定都开封，南宋定都杭州，地跨中国的南北疆域。民俗有举国的同一性，也有地域的差异性。以开封为代表的中州民俗，以杭州为代表的江南民俗，与前此以关中为代表的汉唐民俗，固有其世代相继的历史传承，但也呈现出随着社会文化变迁所带来的若干新的风貌。有的民俗逐渐褪色淡出，有些民俗则新近生成、日趋流行，这样的例子在汉唐至宋的民俗演变中并不少见。总的说来，在宋代，中州民俗和江南民俗上升至主流地位，而且从宫廷到民间，从都市到乡村，从北方到南方，都更为丰富多彩，闪现了前此少有的一些亮点，在社会生活中也愈益显要。

且以时令节日为例。宋代有关时令节日的民俗来源甚古。但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陈元靓《岁时广记》等书的大量记载看，同样一个时令节日，较之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唐韩鄂《岁华纪丽》所记，就远为隆重繁盛，铺张扬厉，多姿多彩。宋词中的节序词，也多至数百首，成为宋词的一大宗，与两宋时令节日之盛正相呼应。宋人作节序词是一种独有的时代风气，为时令节日点缀应景所必需与必备。两宋名家，几乎没有不作节序词的。他们的名作在佳日良辰传唱遐迩，远播人口。要知道，词在宋代，不仅是置之案头的书面读物，更是应歌而作诉之口耳的一种音乐文艺。宋人词集有不少作为唱本传刻，就是适应时令节日、公私宴饮、征歌选舞的民俗需要。柳永的《乐章集》、张先的《子野词》，皆按宫调编排，周邦彦的《片玉集》，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单题、杂赋几类编排。南宋最流行的坊间选本《草堂诗余》，前集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四类，后集分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七类，每一类又分子目，凡六十六目。如节序类分元宵、立春、寒食、上巳、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

阳、除夕等十个子目，词集这样的分类分目编排，完全是便于人们按照不同时令和宴唱场合，选词以备唱。柳永、周邦彦多作节序词，在乐坛歌席、西楼南瓦传唱不绝，成为他们得盛名的原因之一。柳永的元夕词宫内应制，苏轼的中秋词遍行南北，都是宋代时令节日的胜事佳话。《水浒传》第三十回，说八月十五“可唱个中秋对月应景的曲儿”，唱的就是“一只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据说苏轼的中秋词一出，而余词尽废，可以想象宋代的中秋月夜，中国南北上空飘荡着怎样的歌声。

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对所选词的民俗背景，每有专门的诠释。从戴复古词只选了一首，别具见地。

洞 仙 歌

卖花担上，菊蕊金初破。说着重阳怎虚过。看画城簇簇，
酒肆歌楼，奈没个巧处安排着我。 家乡煞远哩，抵死思
量，枉把眉头万千锁。一笑且开怀，小阁团栾，旋簇着几般蔬
果。把三杯两盏记时光，问有甚曲儿，好唱一个？

此词纯用当时口语，写九月九日的重阳节，在酒楼的小阁上大家围桌而坐，三杯两盏之余，请歌妓唱曲，唱的必须是重阳应景的时令曲子，以酬佳节。就是一副真实的与宋词相关的节日民俗场景。

再以茶词为例。宋时习俗，客来进茶，客去进汤。进茶时唱“茶词”，进汤时唱“汤词”，其作用与当时酒筵上歌妓劝酒常用的“酒词”相仿。“茶词”与“汤词”同为宋时“茶道”的内容之一。两宋饮茶之风极盛，有不少著名的茶品，喝茶时讲究饮茶的方法、器具和场合。因而两宋词中，“茶词”、“汤词”亦独为一类，为数甚多。苏轼、黄庭

坚、陈师道等，既是师友，又是茶侣，又多擅长以诗词咏茶。黄庭坚是江西分宁人，分宁就是宋时茗茶产地之一。富弼为相，会见黄庭坚，所得印象，“原来只是分宁一茶客”。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说：“腊茶出于福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亦作日铸，绍兴山名，其地产茶）为第一。自景祐已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数十斤养之，用辟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这种双井白芽，就是黄庭坚家乡特产的名茶。从黄庭坚《满庭芳》（北苑龙团）、《西江月》（龙焙头纲）、《阮郎归》（烹茶留客，歌停檀板，摘山初制）、《品令》（凤舞团团饼）等茶词，可以了解宋时茶艺之精和以“茶词”待客的特有的饮茶风尚。宋人的酒词，前人已有汇编。宋代独擅的“茶词”、“汤词”，至今还没有专门的汇集整理。时下各地招待贵宾经常举行茶道表演，但已不知道宋时客来进茶之际，伴有唱“茶词”这项礼仪与艺术表演；而且即使知道，也没有人手执拍板按照曲谱付之歌喉了。

上述诸事，黄杰书中都有切实展开。我这里再提一笔，不过稍引其绪，略作申说。宋词中展示的两宋民俗，非常丰富。有关妇女生活、婚丧喜庆、饮食服饰、百工伎艺、音乐歌舞、各地物产、市井游乐、宫廷庆典、神怪灵异、社会交际、佛道宗教，乃至草木虫鱼、行话俗语、医卜星象，都有生动如实的记录。这些蕴藏丰富的民俗迹象，很少已被运用，有待今后加强研读和考索。

《宋词与民俗》的出版，是黄杰从事民俗学研究迈出的第一步。黄杰同志为学勤奋刻苦，具有毅力和韧性。期望她在业已认定的学术道路上，一直成功地走下去。

2005年3月16日杭州

目 录

序	吴熊和
绪 言	1
第一章 宋词与节序民俗	20
节序词概说	20
元宵词	23
七夕词	47
中秋词	51
第二章 宋词与礼仪民俗	61
礼仪词概说	61
寿词	62
婚词	82
第三章 宋词与花卉民俗	96
花卉词概说	96
梅词	98
海棠词	140
牡丹词	146
兰词	148
第四章 宋词与宴饮民俗	152

2 宋词与民俗

宋词与宴饮民俗的关系·····	152
茶词·····	174
汤词·····	222
熟水词·····	241
第五章 词人与民俗·····	249
一、十二词人词作中的民俗情况简表·····	249
二、小结·····	253
第六章 宋词与民俗杂考·····	257
宜男俗信·····	257
摸石求子·····	259
风神崇拜·····	261
拜月习俗·····	264
占卜种种·····	267
竞渡考源·····	283
斗草游戏·····	293
啰哩啰哩·····	297
踏歌与缠足·····	303
小山考释·····	308
说胜源流·····	321
帘押小考·····	364
集市百态·····	370
西施归宿·····	371
附录 民俗文化:唐宋词乐的保存者——对于有关的音乐研究 和调查的综述·····	377

引用及参考书目.....	389
--------------	-----

后记.....	405
---------	-----

绪 言

宋词贴近宋代社会生活，民俗现象进入宋代词人的视野与创作，乃势所必然。宋词中不仅涉及民俗的词数目可观，而且展现其中的民俗也是形象丰富的。可惜的是，习惯上只把宋词作为文学的宋词，至多作为音乐的宋词。对于宋词的征引，除以上两领域以外，颇为罕见。

而另一方面，民俗体现着人们生存的基本状态，或者说是人们生活的基本模式。宋词乃宋人人生之咏唱，从民俗着眼对其进行研究，亦为深入探讨之所必至。吴熊和先生曾经指出：“许多事实表明，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作为文学现象而存在。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它同时还关涉到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侑酒的歌妓制度……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复杂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我们应该开拓视野，加强这方面的研究。”^①

因此，将宋词与民俗相结合，无论对于宋词研究还是对于民俗研究，都是必须的。这样做既可对唐宋词学有所拓展，得出一些新

①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重印后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3月第2版。

见解,也可在民俗学中运用词学文献而开辟一个特殊领域。

一、对于民俗概念的辨析

在论述这个问题前,我们还不得不先对民俗这一概念有所辨析。

1846年,英国的威廉·汤姆士首次创造了“Folklore”一词,字面意为“民间的或民众的知识”,来指称“民间旧俗或民间文艺”,标志着民俗学的诞生。但由于“民俗”的复杂性以及“folk”一词的多义性,国际民俗学界对于民俗的主体、范围等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分歧,也一直在不断发展。

在西方民俗学界,普遍流行的是把民俗仅局限于传统之中,将生活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民俗排斥在外。1961年,厄特利曾对西方流行的21种民俗定义进行关键词分析,结果发现其中“传统”一词出现频率最高,达13次^①。他们大多关注于比较落后的人群,诸如野蛮未开化民族、乡下人、农民等。如18世纪法国甫拉弗托的《美洲野蛮人的习俗与原始时代习俗的比较》即被认为欧洲民俗研究的开先河之作;又如英国19世纪最重要的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泰勒、弗雷泽二人就都是从原始文化、“原始遗留物”的角度出发,分别写出了《原始文化》与《金枝》这样的巨著的。而在前苏联,则不仅将民俗局限于民间口头文学,而且限制为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在这种观念下进行的民俗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导致了不可避免的褊狭和错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不少美

^① 参见〔美〕阿兰·邓迪斯编:《世界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国和中欧的学者又开始着手进行新的阐释。逐步克服了将“民俗”之“民”，“从所有分子中分割出来放到下层社会的偏见”。^①

西方民俗学在“五四”前后传入我国，是从收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歌谣开始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西方基本保持一致。1949年以后，又因袭苏联“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之窠臼。“文革”结束后，民俗学的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1978年夏，顾颉刚、白寿彝、马学良、杨堃、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等七教授上书建议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对民俗予以界定的工作又重新开始。虽逐步破除了以往的桎梏，流行的观点依然是“民间的风俗”之类，如民俗学家张紫辰说：

从我国具体情况看，“民间的风俗”最确切。首先，“民俗”突出了“民”字，表明其习俗现象是属于民的，既为民间所创造，又为民间所通行和传习。这就把处于民之对立面的官或官方与之区别开来。当然，一个民族中有许多习俗是带有全民性的，如过春节等，几乎不分上下，都以此为俗。但官或官方、上层人物、统治阶级也有一些不同的习俗，有的习俗虽然也来自民间，然而因为生活方式和内容的不同，有不少习俗与民间习俗并不相关。如宫廷的仪礼程式和祭宗庙的方式，虽然也为历代皇室所承袭，但其性质却是不同的……其他达官贵人、上层阶级也有一些与他们的经济文化条件相适应的习俗。但这并不是民间之俗。因此，民间习俗的“民间”二字（或民俗中的“民”字）实为必不可少。它表现着民俗的重要性质。

① 乌丙安：《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页。

民俗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的方面正是民间的习俗,而不是贵族的习俗。这是民俗的第一要义。^①

这种说法,将属于统治阶级的习俗从民俗学中划分了出去,却没有给予它一个合适的去处。民俗学界的前辈钟敬文有民族文化上、中、下层的提法,似乎可以弥补这个缺漏。他认为:从社会阶级的角度看,上层文化主要是占有优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成员所创造、享有的文化,下层文化则主要是被统治、被剥削的一般民众所创造、享有的文化。严格地说,两者之间,还有“中层文化”。“在同一个民族里,这种分离着、差异着,乃至于对抗着的两种文化,却又互相联系着,纠结着,渗透着,形成一个整体的民族文化。”^②他还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分为三条干流:“第一条是上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它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第二条是中层文化的干流,它主要是市民文化。第三条干流是下层文化,即由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③我们不敢苟同钟先生的“中、下层文化就是民俗文化”^④,而与“上层文化”相对立、相联系的观点。因为习俗乃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英国的 T. E. 泰勒在 1871 年发表的《原始文化》中,就把习俗与知识、信仰、艺术、法律等现象,统称为“文化”了。^⑤上层社会的习俗除了其特有的外,与民间保持一致的习俗是否应该属于“民间文

① 张紫辰:《中国民俗与民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 页。

② 钟敬文:《谈谈民族的下层文化》,载《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1—117 页。

③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载《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第 147 页。

④ 同上。

⑤ [英]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化”呢？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对于民俗学所作定义虽依然是“民间风俗”，但其后面有折中式的阐释：“概而言之，除统治集团机构以外，都可称作民间。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和精神财富的广大中下层民众。”“即令统治阶级中的成员，也有公务活动与私人生活之别。在公务活动中他们必须遵守官方的定制，在个人生活中他们除了保存着上层社会的某些生活习惯外，基本上也与民族共有的习俗制取一致的态度。”^①仍然回避了属于“上层社会的某些生活习惯”的问题。

民俗学家乌丙安吸取 20 世纪中叶以来以美国学者阿兰·邓迪斯为代表的西方民俗学之最新成果，重新认定民俗之“民”，提出“理应确立其专用名词以‘俗民’为好”，^②即负载民俗文化之民。并有这样的阐述：

民俗学的发展，曾经有过对传统社会、工业社会下层阶级的传统文化特别关注的历史……民俗学也正在努力辨识负载民俗文化的“民”到底是个怎样的群体？是阶级的还是阶层的？还是跨阶级、阶层的？从民俗文化的客观存在与分布来看，民俗学的视角应当是跨阶级、跨阶层的。从民俗的群体负载（或担当，load）调查，无论是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应是全民的或全社会群体的，因为民俗的群体养成是人人有份、全民共享的。但是，在阶级社会，各阶级之间，特别是对立阶级之间，民俗的内容与形式都有等级差别，只是这种差别不会形成完全

①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 2—3 页。

② 乌丙安：《民俗学原理》，第 35 页。

相异的本质不同的民俗。比如婚丧礼仪的耗资,呈现出贫困农民的俭与薄和富豪财主的繁与厚的差别,婚丧礼仪本身的民俗却仍是民族分享的同类民族文化。在这里,阶级不构成群体而是社会类别,而民俗的阶级差别却不是不同类别的民俗,而是同类民俗的差异。正如许多村寨民俗的调查材料所证实的那样,村民大众与村寨头人及少数财主负载着同类、同质的民俗文化。^①

面对世界民俗学的这种发展,我国古代对于民俗的认识是非常值得我们回顾的。“民俗”一词,虽然在我国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使用比较晚,但是作为道德教化使用,却又是比较早的,且始终重视上层文化对民俗的影响作用,并不把“俗”局限于下层。《诗·周南·关雎序》:“美教化,移风俗。”^②《礼记·缙衣第三十三》:“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③《管子·正世第四十七》:“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④《汉书·地理志下》:“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⑤《汉书·董仲舒传》:“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⑥汉应劭《风俗通义·序》:“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

① 乌丙安:《民俗学原理》,第47—48页。

② 《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③ 《礼记正义》卷五五,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9页。

④ 《管子》卷一五,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⑤ 《汉书》卷二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0页。

⑥ 《汉书》卷五六,第2499页。

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传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由此言之,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①欧阳修《本论》云:“风俗淳厚而王道成矣。”^②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也认为:“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③

所以,不能因为民俗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承担者是农民、渔民、工匠等劳动者,就认为民俗文化不应包括上层文化中的习俗部分,就认为民俗文化是与上层文化相对立的。笔者通过对宋词的研习,了解到宋词的民俗文化背景,正可以为这个结论提供生动的证明。

二、民俗与中国古代文学流变的关系概说

当我们用民俗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史时,我们可以发现,民俗的内容竟然占了那么多的分量,从《诗经》、《楚辞》的时代以迄当今,民俗生活真乃孕育文学之母。最有意思的是钱钟书的一段话,其实也在无意中提到了这个事实:

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应酬的对象非常多;作者的品级愈低,他应酬的对象愈广,该有点

① (汉)应劭:《风俗通义·序》,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3页。

② (宋)欧阳修《本论》,《欧阳文忠公集》第五十九,外集卷九,四部丛刊本。

③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9页。